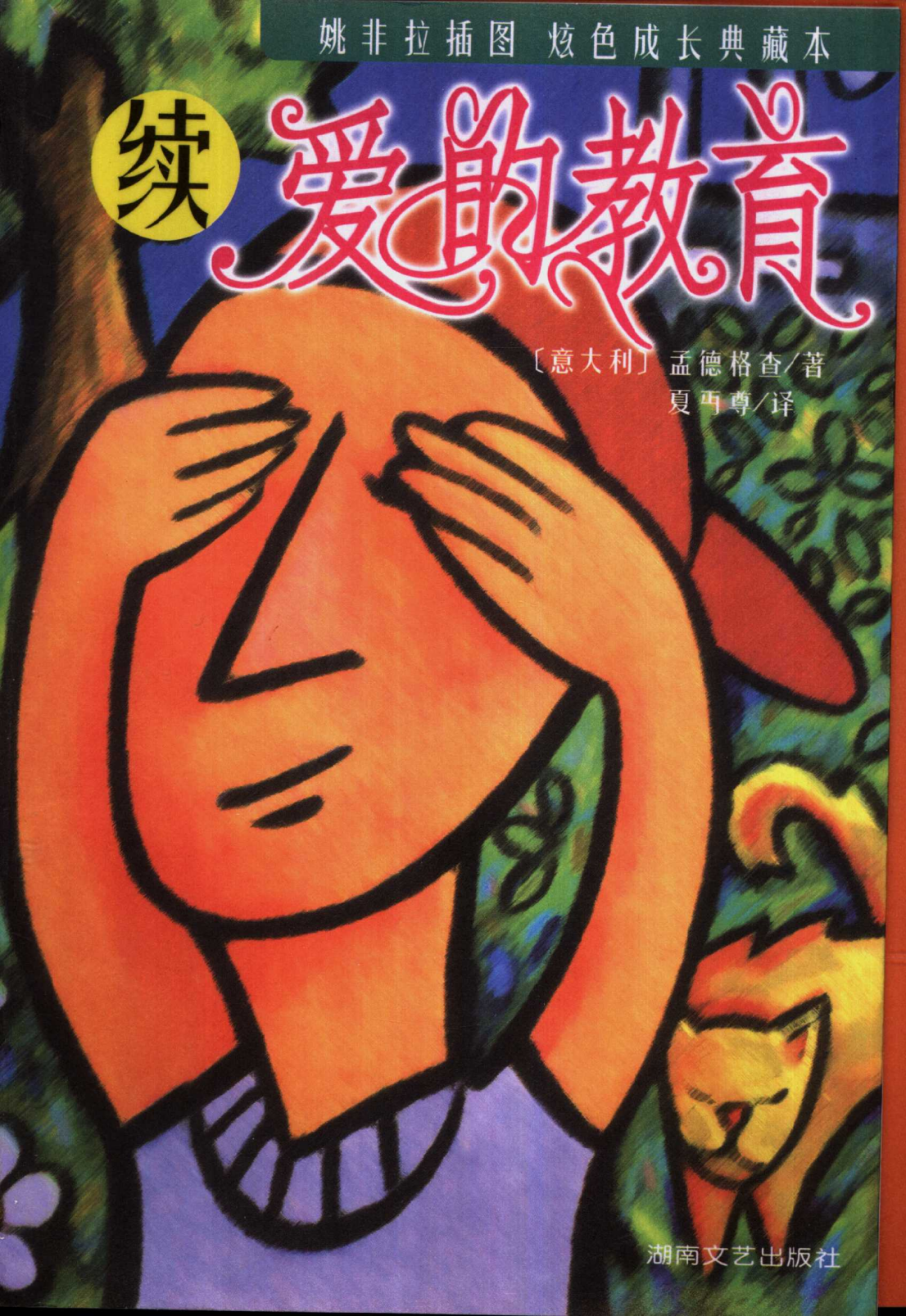


姚非拉插图 炫色成长典藏本

续

爱的教育

〔意大利〕孟德格查/著
夏丏尊/译

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续 爱的教育

〔意大利〕孟德格查 / 著
夏 丐 尊 / 译

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续爱的教育 / (意) 孟德格查著; 夏丐尊译; 姚非拉绘.

长沙: 湖南文艺出版社, 2004.3

ISBN 7-5404-3168-7

I. 续… II. ①孟…②夏…③姚… III. 儿童文学—日记体小说—意大利—近代 IV. I546-8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3)第123963号

续 爱的教育

作者 / (意大利) 孟德格查

译者 / 夏丐尊 插图 / 姚非拉

责任编辑 / 陈新文 书装设计 / 可塑空间

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长沙市雨花大道2号 邮编: 410014)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

湖南东方速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2004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开本: 880 × 1230 毫米 1/32

印张: 6.5

字数: 150,000

印数: 1-10,000 册

ISBN 7-5404-3168-7/I · 2041

定价: 16.00 元

(若有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)

CONTENTS

目录

005 / ◎ 译者序

第一

- 007/ 一 安利柯的失败
- 010/ 二 去吧
- 012/ 三 自然的怀里
- 014/ 四 大海样襟怀的舅父

第二

- 018/ 一 舅父的学校
- 020/ 二 拉普兰特产的大麦
- 023/ 三 犬麦 夏水仙 石刁柏

第三

- 027/ 一 远足与舅父的追怀
- 032/ 二 决心
- 034/ 三 善行历的做法

第四

- 044/ 一 犬与人
- 048/ 二 英国的孩子是不哭的

第五

- 051/ 一 舅父的感慨
- 054/ 二 糊涂侯爵的故事

第六

- 059/ 一 什么是作文题
- 060/ 二 这才是作文的好题目
- 063/ 三 想吹熄太阳的小孩

第七

- 066/ 一 种诗的人
- 069/ 二 全世界的纪念
- 071/ 三 珍重的手帕和袜子

第八

- 075/ 一 纪念的草木
- 077/ 二 解语的草木
- 079/ 三 美丽的赛尔维亚
- 081/ 四 威尼斯的金币与牻牛儿
- 086/ 五 可爱的耐帕尔柑与深山之花
- 088/ 六 “猪肉馒头”与悲壮的追怀
- 094/ 七 别怕死

第九

- 097/ 一 伟大的国民性的大教训
- 102/ 二 独立自主
- 104/ 三 高尚的精神
- 106/ 四 历史的精神

CONTENTS

目录

第十

- 109/一 不知身份
115/二 幸福在何处

第十一

- 119/一 柠檬树与人生
123/二 一切的人都应是诗人

第十二

- 126/一 伊普西隆耐的伟大行为
132/二 美的感谢

第十三

- 136/一 不幸的少年
141/二 不知恩

第十四

- 145/一 海波
148/二 人生之波
150/三 知人

第十五

- 155/一 真的职业须于儿时选择
157/二 错误的生活
159/三 须自知

第十六

- 162/一 书信
165/二 当日的日记
168/三 临别的散步

第十七

- 172/一 序言
173/二 关于职业
176/三 农夫
186/四 船夫
188/五 商人
191/六 工业家
193/七 艺术家
198/八 技师
201/九 法律家
205/十 医生

【译 者 序】

亚米契斯的《爱的教育》译本出版以来，颇为教育界及一般人士所乐阅。读者之中，且常有人来信，叫我再多译些这一类的书。朋友孙俚工先生亦是其中的一人，他远从东京寄了这日译本来，嘱我翻译。于是我发心译了，先在《教育杂志》上逐期登载。这就是登载完毕以后的单行本。

原著者的事略，我尚未详悉，据日译者三浦关造的序文中说，是意大利的有名诗人，且是亚米契斯的畏友，一九一〇年死于著此书的桑·德连寨海岸。

这书以安利柯的舅父白契为主人公，所描写的是自然教育。亚米契斯的《爱的教育》是感情教育，软教育，而这书所写的却是意志教育，硬教育。《爱的教育》中含有多量的感伤性，而这书却含有多量的兴奋性。爱读《爱的教育》的诸君，读了这书，可以得着一种的调剂。

学校教育本来不是教育的全体，古今中外，尽有幼时无力受完全的学校教育而身心能力都优越的人。我希望国内整千万无福升学的少年们能从这书获得一种慰藉，发出一种勇敢的自信来。

刊开明书店版《续爱的教育》

1930年2月

第一



一 安利柯的失败

《爱的教育》(《考莱》)为全世界人们所爱读的有名的书,书中少年主人公安利柯是全世界人们周知的可爱的好孩子。安利柯受了好的父亲、慈爱的母亲及热心的先生的教育,纯真地成长。

可是,小学卒业后的安利柯是怎样地成长的呢?其间曾有过何等的经过呢?以下就把小学卒业以后的安利柯来谈谈吧。

安利柯到了中学,非常用功,什么科目都欢喜,尤其欢喜地理与历史。罗马大帝国由小农村勃兴的史谈咧,爱国者格里勃尔第的事迹咧,文艺复兴期诗人艺术家的情形咧,都使安利柯欢喜得什么似的。

安利柯对地理、历史上了瘾了,光是学校所授的那些不能满足,一回到家里,就寻出大人所读的历史书来读到更深。

但是,那是大人所用的书,自然艰深,常有许多不能懂的。忍耐了热心读去,读到深夜,瞌睡来了常伏在书上熟睡,自己也不知道。

父亲知道了这情形,曾这样地提醒安利柯:

“安利柯!你不是用功过度了吗?昨夜你是伏在书上睡到今晨的吧,从黄昏一到位子上就睡着了!用功原要紧,但如此地用功是有害身体的。这样地把身体弄坏了,所用的功也如同水泡,结果与怠惰没有两样。身体弄坏了,什么事都做不成。你现在正是要紧时期呢,十四岁的血气旺盛的少年,如果一味读书,甚至于要在案上昏睡,将来身体坏了就要一生成为废物。先生说你在学校中成绩最好,我听了原快活,但与其你这样过于用功把身体弄坏,宁愿你强健地成长

被父亲这样热心地说，安利柯也觉得不错。父亲又说：

“安利柯！夜间好好地睡，在白天用功啊！无论什么事，过了度都不好。”

“是。”

“所以，夜间八时睡觉，早晨太阳未出时起床吧。”

“是。”

安利柯遂依了晚间八时就寝的约束。

可是安利柯还一味地欢喜用功，毫不运动，每日每日只是读书。竟至连先生所不知道的历史上的事，他也知道，弄得同学们为之吃惊。

不料果应了父亲的预料，学年试验一完毕，安利柯病了。

最初，医生诊断为胃肠炎，后来竟变了伤寒，并且连气管也有了毛病，三四周中只能饮些牛乳，仰卧了动弹不得，苦楚万分。

经过了六十日，他勉强起了床，蹒跚地踱进自己的书房里对镜一照，那瘦削苍白的脸，连自己也几乎不认识了。

不但如此，想要踏上楼梯去，脚就悸动不稳，眼睛发晕，几乎像要跌倒的样子。

照这情形，自己也觉得非再大大地休养不可了。卧在床上，略遇寒风就会咳嗽，而且一味卧着，感到厌倦。打起呵欠来，连下巴也懈得似乎会脱掉。“身体弄得如此不好，真没趣啊！”安利柯这才恍然觉到了。

在病床中，春去夏来，到了秋天，还未有跳起身来的气力。有一日，安利柯想散散步，走到庭间徘徊着。忽而接连咳嗽了三四次，

虽是少年，却不得不像老年人般屈了腰，把手帕按在嘴上，直到咳嗽停止。

等咳嗽止了，看那手帕上有红红的东西。安利柯吃惊了，想到自己或将死于这病，不禁立刻悲哀起来，簌簌下泪。

“去把这手帕给母亲看吧。”他曾这样想，一想到优柔的母亲见了不知要怎样惊慌，于是拿到父亲那里了。

父亲见了笑说：“哪里，这是鼻血哩，不要紧！”

话虽如此，父亲也不放心，请市中有名的医生来替安利柯诊察。医生说：

“用不着担心，不过肺音略弱，一不小心，到了十八九岁的时候，说不定会变成真病哩。”

“如何？安利柯！你非成为有作为的人物不可，如果把身体弄坏，一生就完了。索性把学习暂时停了，去和山海森林为友吧。这样，身体就会好起来的。”父亲说。

安利柯也觉得身体要紧，说：“是，就这样吧。”

过了几日，父亲对安利柯这样说：

“你从此要亲近自然，把身体弄强健。”

“那么学校怎样呢？”

“目前只好休学，这样的身体，着实不能用功哩。”

“那么，再在家里玩一学期吗？”

“不要着急，从容地和山，海做了朋友，养一年光景再说。古来指导人世的伟人们，都曾长久与山海做过朋友的。阿拉伯的穆罕默德是与沙漠为友而长大的，意大利的国土格里勃尔第是与海为友而长大的。你也非修习这种伟人们的功课，养成健全的身体与伟大的精神不可。”

“那么，我到哪里去呢？到山里去，还是到海里去？”安利柯问。

“唔，父亲早已替你预备妥当了。”

“预备了什么？”

“你还没有到过桑·德连寨吧。你有一个舅父住在那里。那是风景很好的村子，据说生在那里的人，没有活不到八九十岁的。父亲已和舅父商量好了，把你寄居在舅父家里。你到那里去和海与森林为友吧。并且，舅父是做过船长的，全世界的事都知道，还知道许多好的故事。你丢了书册，只要以海与森林为友，以舅父为师，将比在学校中用功更幸福哩。”

“如此，我就去。”安利柯雀跃着说，“我还要养好了身体回来。”

“唔，非有可以打得倒鬼或海龟的强健身体，是不能成伟大人物的。”父亲说。

安利柯的舅父因为多年做着船长，不常来访，每年只来一次光景，来的时候总带许多赠物：印度的木实咧，日本的小盒咧，奇异的贝壳咧，还有远处的海产物咧，一一排列起来，俨然像什么祭会时的摊肆。舅父自从辞了船长，就安居于桑·德连寨，安利柯还未曾到那里去过。

舅父没有儿女，听说日日在等候安利柯去。安利柯说：

“快些去吧。”

安利柯由父亲母亲伴送，到了海岸舅父家里。舅父家房子很大，从窗间就可望见海与森林的景色。

舅父看去是个不大多话的人，态度有些生硬。

“哟呀，我总以为你独自来的。”这是舅父对于安利柯的招呼。

父亲母亲殷勤地把安利柯托给舅父，恋恋不舍地叮嘱安利柯，说“以后常来看你”，“把每日的情形写信回来”，舅父露出不愉快的神色来：

“什么？托里诺与桑·德连寨间隔着大西洋或是太平洋了吗？真是像煞有介事！就是不写信，只要大声叫喊，不是差不多也会听到吗？好，好，安利柯！我把你养成一个可以泅过太平洋的蛮健的水手吧。”

父亲母亲虽然回去了，安利柯毫不觉得寂寞，出生以来第一次来到海边，什么都使他惊异。

海水慢慢地荡着，把苍青的海面耸起，势如万军袭来的大浪，砰然冲碎四散。意大利的铁甲舰破浪前进，演习的大炮声隆隆地从要塞传来，震得窗上的玻璃发颤。走到海边去看，几十个渔夫正在曳起渔网，大大的鱼映着夕阳闪闪地在网里跳着。在安利柯，他的所见所闻无一不是可惊异的。

不但海，无论向哪里看，都是好风景。时节虽已交冬，日光仍是温暖适体。落霜的早晨还一次未曾有过。

有一日，母亲从故乡托里诺来信，信中写着这样的话：

“安利柯！托里诺的山地已降雪了，桑·德连寨是温暖的地方，还未有雪吧？”有什么雪呢？澄青的太空中辉耀着可爱的太阳，

松、橄榄之叶，一点都不变色，那或深或浅的绿色，终年都像个春天。

村子被古色的城墙围着，公园中松榿等繁茂，因而白昼也显得薄暗；充满阳光的沙地上，这里那里都有棕榈树展着那大手似的绿叶。尤其是舅父从南洋、南美带来了种着的热带植物，繁盛地伸着大叶。那样的风光在托里诺寒冷的山地无论如何是难得看到的。

大海样襟怀的舅父

沉默的舅父渐渐多讲话了，那声音宛如在大海的潮中锻炼过的海兽的吼声。舅父一开口，就像大洋的浪在怒吼，可是那声音听去并不粗暴，也不凶恶，于男子的声音中带着大胆而和平的感觉。安利柯很爱舅父这豪气。

舅父体格结实，虽不十分修长，肩膀平广，发全呈灰色，胡须浓重，眉毛明晰，略一颦蹙，那长长的眉毛之下几乎看不出眼睛来。

舅父的眼睛真奇怪，怒潮似的光与柔和的光，无时不在交替地辉烁着。

舅父心气躁急，时常发怒，但雷霆一过，就此完结，以后很是和柔。

舅父的颜色晒得如赤铜般，面上刻着深沟也似的皱纹，一见似乎可怕。但仔细看去，在强力中却充满着慈祥，宛如年老的善良的狮子。

毫不讲究修饰的舅父戴了旧巴拿马帽子，狮子似的徐徐走着，那种风采俨如昔日豪杰的样儿。巴拿马帽的古旧颜色上似乎刻着舅父一生奋斗的历史。

安利柯在舅父身上见到激怒与柔和二者交替地出现，无论在眼色中在声音中都是这样。

“舅父是个以那两种性质为基础而完全成功了的人咧。”安利柯时时这样想，并且佩服他。

有一日，安利柯与舅父在乡野路上散步，一个残了手的乞食者走近来，向舅父说：

“请布施些。”声音发着颤。

舅父雷也似的一喝：

“混账，怠惰汉！”

乞食者吓白了脸，瑟缩了一会，忽然没命地野狗似的逃跑了。

舅父拉了安利柯的手，把一个半元币塞在他手里：

“赶上去，把这给了那乞食的。他的手残了，而且另一只手也失掉了。”

安利柯向那踉跄奔走的乞食者追去，大叫：“喂，别跑！别跑！”

乞食者回过头来，跪在地上几乎要哭出来了。安利柯给予了半元币，乞食者歪着脸，簌簌地下泪，把额触在地上拜谢。

* * *

又有一日，来了四五个男子，郑重地来请求一件事，说：“要募集慈善经费，请做个发起人。”

在楼上露台曝着太阳的舅父吩咐女仆说：

“我不过问这类的事，回复他们，叫他们快回去！”

来的人们仍不回去，依然唧咕不休。舅父从露台上跑下去，愤然叱责说：

“讨人厌的东西！连曝太阳都不让人自由！从愚人钱袋里骗钱的伪慈善事业，……须知道我是不会上这样的当的。要行善也用不着等你们来说教，自己会去做的！明白了吗？明白了就快走！”

根基还未坏尽的乡人们受了这样一喝，好像狐狸精显出了原形，畏缩地回去了。据说：舅父今日曾在别处出了大注的捐款，大概这些无赖们知道了以为有机可乘，所以来试行欺骗的手段。

安利柯才知道世间有借慈善事业来骗钱糊口的人。

* * *

当地的人们爱慕而且敬畏着舅父，这只要和舅父同去散步就可知道。走在路上，不论是附近的地痞或是本地的绅士，都一样地向舅父敬礼，这并非只是形式的敬礼，乃是充满尊敬与爱慕的敬礼。

小孩子们一见舅父，脸上都现出半怕半喜的神情来看他。和安利柯亲近的少年们呼舅父为“白契舅父”，可是一般的大人却呼舅父为“船长”或“骑士”。

“哪里！不见我在用脚走着吗？”舅父有时这样说，引得大家都笑了。

地方上被称为最上流的人，舅父以外有三个：一是牧师，一是医生，一是药剂师。他们背后都呼舅父为“野蛮人”或“哲学家”。见了动怒的舅父，说是“野蛮人”，见了深情的舅父，说是“哲学家”。

安利柯这样想：

“不错，舅父确有像野蛮人的性格。但这像野蛮人的性格，是舅父很好的地方。如果没有那像野蛮人的性格，舅父虽燃烧着真正的智慧，也没有使不正者卑怯者辟易的力量了。舅父的野蛮性乃是有教养的原始力，唯其如此，故舅父亦得为哲学家。我从舅父学哲学吧，学生活的哲学，火焰也似的燃烧的哲学吧。”